

## 周芳，追鲨鱼的女孩

◆ 本报见习记者周亚楠

“当我潜入水下时，仿佛进入到另一个全新的世界。”多年来，职业水下摄影师周芳几乎每天都在潜水，用镜头记录着无边的海底世界。

在水下，她跟着全世界的鲨鱼游走拍摄。在水下，她记录着水下中国的五彩斑斓。《阿凡达2：水之道》中，导演卡梅隆将镜头触及1.1万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，揭开潘多拉星球的神秘面纱，带来前所未见的海洋物种。

而周芳，则用镜头真实记录、展现着水下世界的深邃与未知。

观影结束，有观众说：“你可以永远相信詹姆斯·卡梅隆。”而在中国，你也可以相信周芳。

## 生长在湖南，想象大海是无尽的蔚蓝

“我叫周芳，今年43岁，一个整天围着水转的湘妹子。”初识周芳，她这样介绍自己。

成长于湖南一个相对传统的家庭，周芳从小就是众人眼中的“学霸”。高中时她梦想当一名战地记者，战火纷飞中记录普通人看不到的场面。

不承想，多年后她放弃了父母期望的警察职业，也没有成为战地记者，却成了一名职业水下摄影师。

“读大学前，根本不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。”周芳曾无数次想像着大海的模样，“应该是那种无尽的深蓝。”或许就是对大海的一片空白，才慢慢积蓄了这个“湘妹子”内心对于海洋数不尽的期待和向往。

“海底有很多彩色珊瑚，各种各样的鱼在身边游来游去，人到了水下可以静下心来欣赏大自然的杰作。”2013年，从澳大利亚度假回来，周芳买了套防水相机，决定去世界各个潜水胜地打卡。

“很多人到水下会害怕，容易产生幽闭恐惧症，我反倒很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，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。”2015年，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的周芳，辞掉百万年薪的投行工作，从此“潜”行天下，开始了她的水下摄影职业和生活。

塞班有一处叫Paupau Beach的海滩，是周芳第一次尝试水下拍摄的地点，“这是我人生全新的开始，我给自己取名为Pau Pau。”

她曾在北极完成极地冰下探索，在墨西哥无人岛生活并记录海底奇观，成为第一位在墨西哥野外

记录鲨鱼故事的中国摄影师。

七大洲去过6个，四大洋也全都潜过。但她并未止步，如今依然潜游，探索和记录着水下的传奇。

“我的工作室在水下。”周芳幽默地说，带着些许自豪。“最近几年，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穿着潜水服，背着十几公斤重的装备在水下拍摄。”海洋成了她第二个“家”，“潜水女郎”成了她的身份标签，她也成了国内屈指可数的海洋纪录片女导演。

## 与鲨为友，从“追逐者”化身“守护者”

“海底最有趣的就是各种动物，拍着拍着，我对鲨鱼入了迷，这也是我想拍水下纪录片的主要原因。”从拍摄第一部纪录片《寻找鲸鲨》开始，周芳已与鲨鱼打了近十年的交道。

提起鲨鱼，多数人都不会不由自主地为其贴上残忍、嗜血、恐怖的标签。而在周芳的眼里，鲨鱼是温和的、可爱的。

“第一次遇见鲨鱼是在塞班岛，当1.5米长的礁鲨出现在眼前时，我因为害怕退缩了，后来发现它并没有攻击性。”那时候的周芳并没有料到，自己将来会成为大家口中“追鲨鱼的女孩”。

她拍过全世界最有攻击性的四大鲨鱼——大白鲨、虎鲨、公牛鲨和远洋白鳍鲨，也拍过温柔可爱的锤头鲨、护士鲨、鲸鲨，还有很多不像鲨鱼的牛头鲨、猫鲨、须鲨等大概40多种鲨鱼。

“我就像是披上了科学战甲的女战士，在全世界跟踪拍摄鲨鱼。”周芳笑着说。

2015年，她策划拍摄的以海洋环保为主题的纪录片《寻找鲸鲨》，获得“湖南省首届原创视听节目大赛”公益类大奖。

随着镜头离鲨鱼越来越近，周芳最初面对鲨鱼的恐惧早已烟消云散。“接触久了，它们像朋友，也像亲人。”在周芳心中，鲨鱼与人类一样，不同的鲨鱼有着不同的性格，这个聪明、富有个性的海洋生物与人类之间能够实现情感连接。

周芳与鲨鱼有过很多次“亲密”接触。“有一次，拍摄时我被鲨鱼撞掉了呼吸头和面镜，我们距离很近，它的嘴就贴在我的头上，但它并没有把我吃掉。那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它们真的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人类。”周芳说。

在全世界各地追踪拍摄鲨鱼，她希望告诉世界，

“人类本就不在鲨鱼的食物链上”。鲨鱼伤人的概率极小，除了两种特殊情况：一是误伤，嗅觉敏感的鲨鱼视觉非常弱；二是自卫，只有人攻击鲨鱼时，它才会反击。潜水员被水母等有毒生物伤害的可能性，远比被鲨鱼伤害的可能性大多了。

与鲨鱼结下不解之缘的周芳尤其关注其数量和生存环境的变化，“近30年，鲨鱼的数量减少了90%，如果鲨鱼的消失影响到海底生态链，人类同样会受到影响。”

鲨鱼让周芳跟海洋之间的牵绊越来越深，为了拍摄鲨鱼，她周而复始地往返于陆地和海洋之间。“对于一个海洋纪录片工作者而言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影像让更多人了解鲨鱼，喜欢它并保护它。”

周芳说：“从2019年开始，中国南海出现鲸鲨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。对于海洋而言，大型生物如同监测生态环境的晴雨表，只有环境变好了，食物变多了，栖息地修复了，它们才会重回这片海域。”

## 拍摄水下中国，呼吁守护蓝色星球

“Pau Pau，你来自中国，有没有见过中国的水下？”2017年年初，与俄罗斯教练的一场对话改变了周芳镜头的方向。“当时，我正在做冰潜训练，想去北极圈冰潜，去寻找和拍摄在极寒海底生存的大白鲸。”

教练问她：“你知道中国有个抚仙湖吗？你下过抚仙湖吗？我们在那里下潜到水下70米，太美了。”这次对话让“心怀远方”的周芳开始反思。“我去过世界那么多地方潜水，对祖国却知之甚少。”

2017年3月，从北极回国后，周芳邀约水下摄影师、国内首位全能型潜水教练、摄影指导等组成6人团队，花费3年时间，几乎涉足中国的所有水域，拍摄出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首部从水下视角展示中国的纪录片——《水下中国》，“我们希望给全世界呈现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。”

多年来，她在和潜水员云游四海的同时，也从水下摄影师转型为水下纪录片导演，继《寻找鲸鲨》《水下中国》《潜行天下》等纪录片后，如今，《水下中国》第二季正在拍摄中。“这一季我们更专注自然生态环境，会关注一些中国特有的水下物种，如中华白海豚。”周芳说。



水下拍摄危险四伏，让周芳随时游走生与死的边缘，但“拿命创造的选题”成果却令她十分欣慰。黑暗洞穴里拍到的盲虾、秘密花园中的珊瑚产卵、生命绿洲中的众多水下生命……无不让她周芳感到惊喜。“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，让大家了解海底生物的独特行为，达到科普与保护的目的。”

多年潜水，周芳在国外邂逅过许多精美的珊瑚礁。“去马尔代夫潜水发现海底珊瑚的白化越来越严重，死珊瑚越来越多。”她也对珊瑚礁保护格外关注。

在第一季《水下中国》纪录片中，有一期秘密花园的主题就是珊瑚礁。“珊瑚所在的独特地理位置构成了与国外截然不同的珊瑚礁生态环境，我希望能将这些和国外大堡礁珊瑚、马尔代夫珊瑚不太一样的中国珊瑚介绍给世界。”

“这个中国女孩儿有股执拗劲儿。”很多人说，她拍出了中国版的《蓝色星球》。

随着拍摄的逐步深入，她成为海洋生态环境最忠实的观察者、记录者和守护者。联合国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(COP15)第二阶段刚刚结束不久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刻不容缓。

周芳说：“或许我对海洋的理解不如在海边长大的人深刻。但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，共同爱护海洋，用自己的方式，通过努力，让海洋的未来更美好。”

## 画作赏析



2023年是农历癸卯兔年。兔可爰活泼，寓意福寿康宁，是活力和幸福的象征。

李桂霞绘



## 兔爷杂谈

◆ 高国镜

家兔是个好东西。家兔的繁殖力极强。兔妈妈过于勤劳，牺牲精神和爱心谁能比？兔妈妈用爪子掏洞，将自己的毛用嘴取下来，垫在兔窝里，也好生育小兔。产兔后，兔妈妈怕孩子着凉、有闪失，奶过小兔后，还要把兔窝用土掩埋起来。一天数十次扒开兔窝，给一只只小兔子吃完奶后，又数十次封闭兔窝。兔妈妈是不是很伟大？

家兔不傻，野兔也很机灵。传说野兔也能成精。当年一位羊倌，发现了一只野兔，头顶一片牛粪干，捧着爪爪问那羊倌：我成精了吗？成了吗？那羊倌也真是不愿“成人之美”，而是来了一句：你啥也没成，鬼崽子！于是那野兔立刻垂头丧气，头上的牛粪干没变成桂冠，而是随着野兔落地。这自然让那野兔很失望。但野兔，还是从山坡上到处奔跑。它们与草木在一起，连粪便都是干草的颗粒。

传说蛇盘兔的地上，便是风水宝地。儿时我们去山上采药，碰到了一条蛇，盘着一只小野兔。那野兔瑟瑟发抖，眼看着就快被那大灰蛇吞了。我们几个伙伴，七手八脚，将那蛇用采药的钩扒拉到一边，把小野兔营救了。它蜷缩着，已经不能奔跑了。是我把它背回家里，想把它养活。可即便给它白糖水喝，它也还是没能活下来。我把它埋

在了草地上。

有些与兔子有关的成语，广为人知。比如龟兔赛跑、守株待兔……儿时，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初春，在好久没有吃到肉之后，我在山路边捡到了一只老鹰叼起来却没能吃一口的野兔，那野兔就成了我们家锅里的野兔丸子。而那之后，我学着大人们，用铁丝套套野兔。当时野兔是可以随便套的。野兔吃庄稼，尤其爱吃黄豆。人们消灭野兔，就像消灭害虫一样。那一带的山民，有几个没套过野兔呢？

铁丝套实际上是一种暗器，野兔很难逃脱。但野兔却敢于和天上的老鹰较量，与老鹰斗智斗勇。那样的场面，笔者也是见过的。野兔借助地上的树棵子，用爪子将其弯成弓箭的样子，等待着老鹰俯冲下来的瞬间把其弹起。弹起的树棵子，如同鞭子一样抽打在老鹰的身上，强劲的力度足以让老鹰退却。如果老鹰不死心，继续俯冲，野兔就继续将树棵子当弓箭，使得老鹰很难得手。

现在，野兔不光自己会保护自己，人类也在保护它们。谁再想用猎枪打野兔，用夹子夹野兔，用套子套野兔，也不允许了，是犯法。

上一个兔年的小雪节气那天，我得到了一个属兔的孙子。从那以后我不光爱孙子，也更爱兔子了。

兔年快到了。兔爷，你好！

南京午朝门公园，是朱明王朝的一道背影。虽然历经六百多年沧海桑田，但如今走进午朝门公园，依然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。

它坐落在明故宫的遗址上，是明朝皇宫的纪念性公园，因南端矗立着明故宫的午门而得名。午门又称午朝门，是紫禁城的南大门，也就是正门。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，常有“推出午门斩首”的情节，那个午门即指此门。

1958年，南京市政府将午门和奉天殿所在地，辟为午朝门公园。

相较于地面上已无一处建筑遗存的明故宫遗址公园，午朝门公园较多地保留了明朝皇宫的原真物件，如森严高大厚重的城墙、众多的皇官建筑石构建等。

进入午门，有5座石桥，称“内五龙桥”，桥下为内御河。过了桥就是奉天门，沿中轴线由南向北曾依次建有奉天、华盖和谨身三大巍峨的殿宇。北京故宫的“三大殿”，就是模仿南京这三殿建造的。“三大殿”之后，是皇帝与后妃生活起居的地方，标准的“前朝后廷”。而这，都是几百年前的旧事了。

在午朝门公园的中轴线上，五龙桥南的东西两侧，各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。东侧为“明有司官赴任仪注碑”，石碑上篆刻有洪武十八年(1385年)制定的《有司赴任仪注》，详尽说明了官员赴任及任满时应遵循的礼仪。

西侧为《明万历疏通沟渠碑》(又称《南京东城疏通河渠碑》)，也就是著名的“环保碑”。

“环保碑”高2.22米，宽1.10米，厚0.18米，碑身粗糙，似不起眼，可碑文却大有看头。全碑阴刻12行正楷，计350余字，记载了明代南京城市包括御河、金川河、秦淮河在内所有水系的进

## 青梅煮酒

排水情况，形象地描述了明故宫及其他皇家建筑的地下排水系统的运作机制，以及万历年间南京东城疏浚沟渠、治理水患的经过。碑文还明确记载，明朝官方规定，居民不能随意往河里丢垃圾，否则官办，可谓是明代的“环保法”。

此碑说明，南京在明朝时就有较为科学的城市水系研究，官方十分重视环保问题及相关规定的宣传了。

在明代，还没有“环保”这个概念和词语，而是与水利、生态保护联系在一起。老百姓迫于生存的需要，对“环保”无疑是重视的。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对此当然更为重视。

早在明朝故宫设计之初，就确定了分区排水原则，地下预先用条石、青砖铺成纵横交错的排水干道系统。雨水流入排水道，再借助地形走势，汇进皇官外的河流湖泊。

北京故宫的建设，很好地借鉴了南京故宫建设的经验，高度重视环保水利设施的建设。在沈志华所著的《苏联专家在中国》一书中，说了这样一件事：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，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，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，查看沟砖被侵蚀的程

## 皇宫里的“环保碑”

◆ 贺震

度。经过证实，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，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。

明朝修建的下水道已经使用了500多年了，结果苏联专家按照现代标准来衡量，还是能胜任需要。可见那时的工程质量非常过硬。

洪武时期，在建设南京明城墙时，对排水也做了科学的设计安排。

通过涵闸的水流，经过连接闸头并穿过城墙铺设的涵管，通向城内。有的涵洞、涵管为铸铁，还有一部分为铸铜的涵洞、涵管。修建于明初的南京玄武湖泄水口的武庙闸，是城墙排水设施的典范。武庙闸工程设计独具匠心，在闸口下方安装了两套双合铜闸，每套闸方形，边长1.3米，厚0.5米，呈上下阴阳状。上合正中有一直径9厘米绳孔的铜钮，以铁索连接地面的绞关启动。在下合闸的下方，铺有铜质或铁质的涵管，内径0.95米，用以启后通水。弯曲的进水槽减缓了入闸口湖水的流速，高达数丈的闸槽以及幽深的隧道，至今仍异常坚固。而隧道里一把随水流不断旋转的绞刀，能切碎随湖水而来的杂草，使水路不被堵塞。明初南京的铜水涵闸如此形制，可见几百年前的水利设计已经相当有水平，也足见古

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匠心。

到了明朝中叶，南京城(今南京老城区)人口已达120万，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城市，而秦淮河自南向北入江，其所流经的南京城南地区，正是南京的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人口密度最大。密集的人口沿河居住，大量的垃圾倾倒和污水被排放入河，致使河道淤塞，正如碑铭中所言“居民任意作践，各沟易至淤塞，诸水不得从入下流，各地方仍受淹湿”，极易引发水灾。

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，也是南京重要的排水通道。人们确实不应该肆意侵占河道、倾倒垃圾，而应该对其加以保护，与之和谐相处。为此，官府组织对淤塞的河道进行了疏浚。为了保护疏浚后的河道，特地作出有关规定，这就有了碑铭末尾的“留心疏浚，及居民但有作践者，即行严加禁治，以尽防微杜渐之意。庶几今日一善行事不为徒矣”这一规定，对河道周围的居民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。从此，河道环境状况大为改观。

原来，此碑立于宗人府后，不知何时移到了五龙桥西南侧现在的位置。但是，人们对这块碑似乎缺乏应有的重视，几百年来，这座碑默默



明万历疏通沟渠碑。贺震摄

地矗立在那里，任凭风吹雨打。笔者就居住在午朝门公园附近，几十年来，不知多少次前往公园漫步、休憩，虽然无数次地看到此碑，但并未多加关注，直到从事环境保护工作之后，才发现这竟是一座珍贵的“环保碑”。

期待有历史学家与环保史专家对此碑投去关切的目光，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发掘碑后更多的环保故事。